

平樂府志卷三十四

藝文部一

文

賽荔浦縣城隍文

唐 李商隱

嗟我疲民每虞艱食寒耕熱耨始望於秋成鑠石
流金幾傷於歲事遠資靈顧式布層陰無待管輅
之占不待樂巴之嘖竊陳薄奠用荅豐年神其據
有高深主張生植同功田祖比義雨師無假怒於
潛龍勿縱威於虐魅守茲縣邑富我京坻

清華閣記

鄒 浩

予以清華名閣有美之者曰紫薇瓊闥公之所翱

平樂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 文

一

翔也丹墀玉陛公之所陟降也天光日色公之所
瞻承也深謀密議公之所獻納也公年齒方強志
氣方盛固已自致其身於清華矣今居是邦能不
眷眷於非常之遇乎忠不忘君與悻悻以自絕者
異矣有見其言而譏之者曰方仁聖在上之時彼
乃廢爲編氓方英賢並集之時彼乃竄投荒裔方
凌烟紀功之時彼乃名掛黨籍方人子榮親之時
彼乃反虛□養求歸未獲求便未能固已不慎其
身而失其□華矣今居是邦尙奚戀戀於感慨之
夢乎是殆□知耻與逐逐以狗物者類也有聞其
說而折之□曰夫子之來居蓬門常關荅徑常掃

日惟焚香燕坐講求經典而已與一切聖賢異體而同心殊方而同處其容湛湛如水無波瀾其目

炯炯如鏡無口口其

鼻間栩栩如天地陰陽交通而成和氣榮

辱損益之分固已閒之而不得矣自我觀之與其有榮於其外孰若無辱於其內與其有益於其偽孰若無損於其真墨絲束腰不便於環金之帶乎蒲團疊足不穩於披械之馬乎厦屋未必如茅屋之可安鼎食未必如蔬食之有味則前日之清華人閒之清華也人故得而取之今日之清華物外之清華也物無得而傾之其爲清華孰愈哉或者以其詳告予應之曰茲閣也樂川瀉於前仙嶺擁於後越王佛子龍嶽魏潭峯巒直上森聳而周圍日月之晦明雲烟之舒卷朝夕相尋乎空曠寥廓之中而江山氣象變化無窮此邦之人仕者妨宦居者職業雖深好其景而不暇游樵者執柯漁者布網雖深造其景而不能賞惟余棲其閒越一年矣妙萬物而常新貫四時而獨見怡真宰以自寬惟恐懼修省君親之念而不余去也昔之隱君子有以泉石爲清華者予嘗愛其言遂以清華名之耳議者烏知余意自余之名閣而衆竊竊焉議其後況有大於此者乎此余之所以名也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信夫

拱北軒記

鄒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竊念君者北辰也羣臣者衆星也今在內爲輔弼侍從六曹寺監在外爲_{司監}守令諸路郡邑皆所以拱乎北也而某則名除於仕版身廢於炎荒旣已隕墜而爲石矣尙奚麗天之擬耶然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於是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視皇帝萬歲與天地長久拱於內者盡所以爲輔弼侍從六曹寺監之事拱於外者盡所以爲監司守令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先後相應自京師而眺矚之雖在荒徼之外猶冀四序和平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况九州之內乎且爲石亦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遘克太虛未必無助而區區素定之心安敢自棄而莫之篤與某之所以拱北者在是而已

鵝翎巖禱雨文

宋主簿

梁弼

紹興三十二年夏早就邑郭求雨弗應因思□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神靈行止迥絕烟火乃□明禋造鵝翎崑以禱之始焚香維時紅日炎炎而雷從崑巔大震雲雨自崑前南方而下水田霽潤次

日復登崑焚香崑口立龍池植竹枝五竿掛五色
紙馬少頃對僕面微風捲一紙馬升中崑而止次
日登中崑覩紙馬繫於崑口小樹如人所縛者僕
乃知神靈所託在此於是命工匠塑雷電風雨四
神像廿七日像成具儀集士庶僧道迎於天王寺
麗日光燦雷復鳴大降霖雨至崑西北幾刻而晴
方奉像置之中崑廿九日晨具齋醮奉安因書其
靈異感應月日以識之俾後知所瞻嚮焉

立山縣學田碑記

國家創業相承□□郡邑興廢學校皇上嗣位教
養之念先勤歲在癸未玉牒崇夏宰是邑以夫子
廟廢圯力請於臺府而一新之經始於是年冬成
於寶歷乙酉三月公秩滿代公某以庸謬獲兼其
職竊謂有學而無以養士亦徒觀美而已乃搜括
縣籍得逃戶何納等田若干餘畝以充學糧固未
足繼庖某迫於瓜期不克終其美使後之君子大
夫相與增廣俾勿壞焉則豈惟某之光一邑之望
也寶歷二年七月承信郎昭府立山縣

按撰文代令姓氏無考

與江丞相論秦寇事宜

宋文天祥

一秦孟四者據山前探報其狡兔之窟稱在賀州
管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

定可擊之隊伍前此經畧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強則避之見吾弱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束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爲平民賣買於軍市之間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闡跚零落寇則忽以百千輩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往往僨軍蹶將大率坐此今兩閩會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知者也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崗複嶠連跨數州林翳深密蒼蔚延袤山獠木客聚於其間將四面而攻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赭山而蹙之則林木疏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遙遙空駐山下而彼之軼出他境猖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免靜江境內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剽掠是我軍若八其巢搜原剔藪豈不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日張者提兵徑搗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閩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趨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然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於

彼之橫出此二不可不知也一所在平寇專藉土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寇之起也某村被害訖於闐闐爲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散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仇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爲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土人畏賊而不敢與爲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則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少蒙利是以鄉井聞賊畧無被髮纓冠之意常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爲仇也今兩闐會兵而前若無土人嚮導是猶盲者索塗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畏寇後禍而不欲爲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寇爲恩而不樂爲我軍之役縱強而驅弱無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本政書

宋 林 勳

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弱而不可用是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無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出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

一井提封百萬爲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斛錢二萬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無事則又分四番以直官衙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分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疋綿一兩百里之縣歲取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疋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與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爲桂州節度掌書記

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人計之爲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奇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二萬八千觔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二十五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也

胡志按是書井田兵馬之數皆不合算因原本如是不敢頓易讀者以意逆志可也

平樂府學記

元常挺

廣右嶺南重鎮槩管十六州平樂古昭州後陞爲府其地去大府不數舍禮義之習風化所被前代科目得人甲於諸郡故家餘俗猶有存者府學去城可二里許居考槃澗之西國初燹於兵火前至元己卯黽監劉懷遠知州孫武德經營創始歲次壬午武德之子夢得再知州事力加修理規模益宏壯然官政有通塞或興或廢其可稱述者蓋無幾至正二十有三年平章榮祿公總制軍旅開署省事其明年以昭黽重地控制梧賀選本省理問官拓拔元善攝黽監兼義兵萬戶勸農防禦事以

鎮撫之君以是年六月蒞事前政多廢弛君乃正身帥下早晚以思寢食弗遑發號施令與民更始威惠兼施寬猛得宜自黽城達於四境吏民爲之改觀朔望視學見其上漏窻穿震風凌雨日益傾圮喟然嘆曰興崇學校守令責也予敢不夙夜祇懼恪勤厥職鼎建祠廟以奉祀事郡博士趙顯祖文學椽尹龍協力贊成之迺考覈學租之沒於某者得粟一百九十八石某氏儒士之義助者一十錠公與學官各捐己俸共得數千緡避匠具徒購木於昭賀之境至正廿四年冬建立大成殿舊殿湫隘不足以奉几筵則擴而充之應門兩廡講堂

齋館煥然一新材木之良工匠之巧規矩準繩深
廣如法川流山峙前拱後揖聖容穆穆侑坐肅然
祭祀以時洋洋如在春夏詩書之教朝夕絃誦之
聲使民沐浴於膏澤被服先生之道元善可謂知
爲政之本矣恭惟我國家列聖相承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太平且百年士大夫
以名節相尙變故以來仗節忠義者無慮數千人
漢唐有愧焉下至閭閻窮巷匹夫匹婦與析圭擔
爵之君子同一貞節不爲利回不爲威屈皎然如
日星之光耀國家仁厚之澤於此可見天理之在
人心有非強暴所可奪者學校有功於世道豈小
補哉昔衛文公當春秋時敷教勸學國以富強爲
時賢諸侯漢文翁守蜀黜率民子弟教以經術蜀
文之盛自文翁始元善監是郡不朞年而政化大
行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庠序之興明倫育俊化民
成俗有古君子風事旣落成來謂曰願有以記之
吾聞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作而不
記後嗣何觀建學大事也不可以不書黜監元善
先世西夏拓拔氏龍川公姪前世顯官由京秩出
監象州再陞省理問官正直廉敏材畧過人當爲
時名公卿予舊居省幕府相知爲甚詳以其言信
而有徵謹具其顛末而刻諸石是役也湖南省宣

使權平樂縣令余永府判梁倉赤何功應提控按牘譚紹祖主簿勾龍綠保監工千戶于德元府吏范宗傑直學陳元亨知事何計孫皆預有勞焉是爲記

平樂府學昭文樓記

明 何自學

平樂知府毘陵唐侯旣新其郡治迺作新學校修建大成殿明倫堂暨齋舍門廡庖廩庖湍靡不完具規模壯觀矣復於明倫堂後斬茅庀工創樓三間高二丈有奇縱一丈五尺橫視縱加倍焉繪古之勤學者於四壁以爲諸生藏修游息之所落成日子適巡歷至是課諸生之暇因獲登臨以覽江

山之秀徘徊不忍舍去遂大書昭文樓三字揭之楣間唐侯進而請曰樓成矣磨石在庭尙未有記之者願畀一言爲茲樓重予謂文之顯晦係世道之升降豈細故哉恭惟我朝以文德治天下七十餘年薄海內外罔不說詩書談道德是郡雖僻在南徼自霑文化以來已變故習茲得唐侯爲守導民從化如風偃草來歌來遊於是者又皆民之俊秀講明聖賢道學發爲文章事業莫不去卑污離氛雜日躋於廣大高明之域者皆是樓之功也其出而見用於時於以黼黻皇猷潤色至治以著昭代文明之盛其不在茲乎苟徒爲登眺燕玩之所

則非唐侯之志也矣唐侯名復字永享由進士歷官縣令大理寺副再遷今官其文學政事有稱於時可歌也已并繫以銘銘曰維此平樂翼翼學宮孰其作興唐侯之功學宮有樓唐侯所作高明爽塏幽深寥廓來遊來歌鏘鏘俊秀鑒此圖像不誠用勸其道朗融其文昭宣與世同升緯地經天我作是銘勒石昭示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重修平樂郡學記

巡撫 麻勒吉

古帝王之平治天下者莫不重學三代以前尙已迨於漢唐明帝之環橋聽講太宗之增創學舍炳烺史冊洎夫宋明諸誼辟咸詔州縣立學良以學

校之盛衰關政治之得失學校興則士敦名節尙禮讓風俗日進于古學校弛則人不知義寡廉鮮恥而風俗日趨于敝粵西僻處天末自秦漢始置郡邑迄今學宮子弟與十五州等如蔣少傅敬之呂少傅和卿皆以文章科名爲時賢相我朝定鼎聲教益隆多士彙興賢才輩出乃者吳逆變亂學校廢弛民陷塗炭弦誦無聞今上十六年軫粵西受害獨深赫然整旅予奉勅督師十八年冬復膺

特命兼署巡撫廣西都察院事惟時柳州再叛羽檄交馳且土穢水煩人創吏侵田畝莠而未墾糧稅

紊而不清籌兵足餉所爰究而爰度者殆無暇晷
亦安能投戈而講藝息馬而論道乎越朞年諸政
漸有成緒馬承廕旋亦悔禍來歸大師四路進勦
滇黔民稍奠安十九年春釋奠桂學先師廟予躬
詣瞻拜頤宮庠茂草堂廡不除加以大兵駐臨因
循踐踏羣馬交嘶健兒接踵不禁心怦怦然動負
譽不遑免冠引責曰是予之過也夫是予之過也
夫何以妥先聖之靈而廣教化哉爰檄所屬有司
凡學宮頹敝蕪穢亟爲補葺滌除桂林功用告成
平樂隄守婁君倣舜承予檄亟董治之鳩工庀材
仍其舊址大成有殿櫺星有門啟聖有宮明倫有

堂東西兩廡名宦鄉賢無不畢舉仍仍登登噩噩
采采平之文廟煥然改觀資以捐而不費於公力
以倩而不病於民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
月日師生有鼓鐘之慶百姓有闕宮之歌商賈頌
於市行旅往來之人嘆息咨嗟咸稱婁郡守爲治
之知所先也而郡守請記於予以鐫諸石予嘗督
師平江觀其東縈山一帶翠峯朝聳如畫如屏正
當聖廟之前且考其舊志天繪有亭籌邊有樓山
川秀異爲嶺表襟喉如胡澹菴鄒志完亦嘗流寓
斯土若毛經之剖決周渭之節操代不乏人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既有四書日講之頒又有博學宏辭

之舉求士必得軼漢唐宋明諸君而上之將咸五
登三以躋于古帝王之隆盛而婁君克知所重煥
巍其郡之庠序諸生居息其中當必有名世之儒
應時而出以副乎山川人文之秀如蔣呂諸公其
人者雖然學非直此也將以明道而繼聖也道莫
大於五倫五倫莫首於忠孝爾諸生日講明而實
踐之達則尊王而庇民爲名公卿賢宰執窮則安
貧而守道恂恂粥粥亦不失爲聖人之徒倘徒事
咕暉以苟功名不能守身而徇世俗則豈惟非予
與婁郡守修學之意其亦非爾諸生誦法聖賢之
志也已得因所請而并以規之謹記

平樂縣學記

明 唐世堯

按平樂之爲邑自宋嘉定間已有之

通志按三國其時析荔浦

始置平樂縣屬始安郡今日爲邑自宋嘉定間恐誤

而邑庠則國朝洪武四

年始建於北關外豈前此皆草昧耶顧學瀕大溪
河伯歲歲爲患而郡邑守令亦歲費金錢不貲竟
與洪濤爭尺寸之地而不可得宏治閒當事始議
棄地舉博士弟子員而暫附郡學是時學廢名存
官師如故迨正德間有議裁革天下冗員者於是
縣學長二三員主爵不復銓除而生徒悉隸郡學
矣今百餘年間閭沕旣開光明漸耀家絃戶誦頗
不乏才卽二三大夫菁莪樂育之庠其誰能泯初

縣庠之廢也議者咸以府庠專待吾邑人士而他庠無與焉數十年來率循此議蔑有闡入者乃歲月滋久倖竇寢開涓涓熒熒弊將何極會萬歷乙巳兵憲陳公下車首詢縣庠久廢之因諸生歷歷具道如前旨公恫焉遂檄行郡邑及會前督學楊公共請於大中丞楊公若曰邑故有學亦惟是馮蕩昏墊之故今士類斌斌邁於疇曩遠甚而黌校不復士其奚奮焉且郡有博士三人冗矣而廩額稍充差可分撥謂宜仰厪奏復則官不更設而師有餘廩不必加而額可復庠教幸甚大中丞可其請乃以丙午疏入下部議復是時邑令陳侯亟意

興復猝然廢明賢書院而經營焉不足又市廛地縱橫若干丈以益之中爲先師廟三楹東西廡如之前爲戟門五楹又前爲泮池爲櫺星門西北隅爲啟聖祠廟以東爲明倫堂皆三楹堂之前爲儒學門後爲博士私宅亦三楹工未數月而垣墉庖湏之屬丹雘塗墍煥然一新矣先是兵憲公及我邑侯先後皆以事去部議寢閣數年迄未有覆至是戊申乃覆實徼惠今院司郡邑諸大夫之寵靈云邇者督學胡公部試昭州旣分撥廩增附及新進諸生有差而禮部頒印之使適至遑遑寵命光賁遐陬遠邇競傳以爲一時盛事太守陳公署邑

包公既如曩議屬司訓張君署邑學事矣已乃謹奉木主祀典惟虔而門外豎棹楔者二東曰龍池毓秀西曰鳳嶺呈祥蓋綜理極周而經制爲之大備焉張君謂曠典更新化行樸棧諸當事大夫德意殫厚曷可無記堯嘗玩易至卦之復曰復亨無咎利有攸往夫震一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既入而處於下也又將出而進於上安得不亨何患有咎而無利也哉然復之前爲剝復之後則爲臨爲泰矣蓋五陰卽盈盈極必虛三陽旣開開者漸著矧當小往大來之際又值六五九二之交然總之非兆於復之初爻一陽當不及此已微乎微乎其易之義乎縣學初創於關外旣百有餘年然歲圯歲修迄無寧日蓋精衛所不能竟而淇園所不及支在易爲剝之極矣夫啟文明賴當事諸大夫念軫膠庠力圖恢復議工役議帑金議設官議取士至煩廟堂之圖維歷數載而始定何其幸也夫學患未復耳茲旣革故鼎新復還舊物去我凶德兆嘉績於茲邦矣諸士藏修於斯游息於斯其益爭自濯磨講明正學崇閱其論議蕩滌其塵襟近以應當世茅茹彙征之期遠以翼聖明泰交之運且令談者津津皆曰夫士盡復學以後出也斯無負諸大夫嘉惠雅意有如異日者處剝之勢顧

能順正以迓天休乃今陽剛方長反蹈上六迷復之咎諸士諒不其然

重建平樂縣學記

蘄讓

惟

帝御宇繼養而教惟建學惟設官惟崇祀

先師孔子郡視國邑視郡遐邇攸同自天子以逮守令各耑厥祀事惟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動而變而化教乃成今天下從欲五品遜百姓於變曰繇教之興夫廢惟吏咎興則惟吏功以是課殿最而黜陟之惟耑學哉平郡學始宋嘉定閒其縣學則明洪武四年也地瀕江宏治中湮廢乃竝其官師

平樂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文

十六

附於郡非制且百餘年至萬歷三十四祀縣令陳君御墀始上其議置諸城郡人唐吏部紀之於時人文士習丕顯哉厥後數年又廢附祭如初幾不可復甲申余來按郡試見百廢具興其翼然踞城而瞰者縣學也詢之爲邑長孫子董復其繼陳君而起者歟且備言文武諸君舉廢請余記余惟夫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豈因廟廡爲盛衰卽附庸何傷雖然風教係之矣耑則敬否則褻上敬則下不慢士修文行民知禮讓厥教用彰上褻則下不恭士不尊師民不顧義俗以敝孫子之興復斯學也其專祀以敬之道乎矧茲人文蔚起視

昔有加或讀書中秘入侍

經筵或兄弟聯翩南宮接踵或蜚聲桂籍績懋當時
余茲所拔士又率彬彬都雅其昂首振翼更未有
艾而田野闢盜賊息孫子且報最晉秩於江左之
無爲詎非得繼養而教之明驗歟用於其請也記
之竊不知與唐吏部之旨適有合否經始於壬午
秋閱今廟廡告成深廣若干尺柱礎若干拾級而
升階若干門楹若干役若干費若干例得併及

平樂縣義學志序

黃國材

以養以教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三代以前尙矣
降此而能遂民之生復民之性與古比隆者何其
寡也猗歟休哉蓋至於今而時雍之化乃再觀矣
我

平樂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文

十七

皇上御極以來夙夜勵精首以養民爲亟亟勸誠農桑
圖成畊織痍瘼災沴立

詔賑蠲引養深仁已躋民於康阜矣而以養兼教則
一皆本乎

聖學之高深每

御經筵闡發性理閱定經書鏤板宣傳而重學崇儒
作典訓士凡所以策勵士習而表率民風者雖隆
古盛王未有若是之諄且切者也由是民皆觀化
士益奮興彬彬乎家絃戶誦數十年來大小臣工

慮無不仰承

德意於振興文教加之謹焉學宮之外厥有義學蓋官廩其師不責修脯俾來肄業無不得所故曰義也義學必有所宗或奉遊宦之儒先或師其鄉之先正自首善之地以及寰海郡邑蓋徃徃多有如桂林華掌書院之類是也予也謬廁屏藩職司宣化自顧樸魯無文然生際昌時沐浴我皇上之聖化日久其敢不以自勉勉人以襄作人之盛治於萬一年來就華掌院中延師開學自成才以及童蒙遠近來者無不區別而師授之復以時理其課業給以資賞至於今不廢前者予奉

命內遷以輿情籲留致兩臺特疏入

告荷蒙

俞旨准帶陞級留任是予與西粵人士庶幾相期有成於華掌猶不無厚望焉若平邑則向未設有義學非以民獠相半教化未洽故耶今則

聖作物覩靡不羣切觀光矣邑令黃君審知我

朝文德之於變也亟購隙地創爲義學以延師而招徠之乃倣宋明先哲成規日編月輯彙爲義學志四卷其間所載經理之宜祭祀之典講學之規甚明且悉又以爲粵西民樸風淳頗爲可教嗚呼君子之言哉夫王者不擇民而教聖治與天地同流

黃君不以粵人爲難教其善承我

皇上之聖化爲何如也是爲序

重修富川文廟記

明 周孟中

予奉簡命提督廣西學校巡視至平樂屬縣富川謁廟退周視學宮見殿庭及兩廡兩齋皆老瓦敗簷不堪支吾進縣令劉時雍告之曰學校王政之首務廟不嚴則無以妥神靈罄崇報學不飭則無以聚師生專講習瘵曠之責令將奚道時雍慚曰令之不職何以自艾願寬假以歲月政通人和茲役敢復緩乎由是使工師求大木於山旣得而斷度之迺率民遷置造之所擇孰可爲棟梁孰可以

爲榱桷者次第程督而計日以成宏治二年十月初一日始興作十二月十六日劉令遽卒訓導袁亨因其已成之功遂擇宏治三年正月初七日建文廟方豎四柱予復巡至富川見先聖及四配十哲像皆露坐心蹙然不安亟經紀其費尙不足閱縣倉庫得餘米若干銀若干悉付學之師生以益其費未幾典史鄧林報督修文廟畢仍續立兩廡而櫺星門戟門以及周圍垣墻莫不修葺皆覆以陶瓦飾以丹堊煥然維新加於舊規是役也同寅僉憲豐城李君延適巡是方亦與有作興之功焉夫學校之設前爲廟以祀先聖先賢蓋以聖賢道

之所自出崇德報功薰蒿悽慘如或見之自有不能已者矣後爲學以聚師生講明先聖先賢之道聖賢之道奈何不過人倫而已講明而責之于身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求無愧於古之聖賢而後已矣若徒務詞章之習循科貢之途以鈎聲名取利豈聖朝建學立師之意哉學訓導袁亨使弟子葛彥來請記遂書此碑刻以詔來者云

重修富川文廟記

明 汪若冰

富川爲古昭郡屬其山川風物枕八桂而帶蒼梧士生其閒恂恂悃悃無一切浮靡之觀迨我皇明熙洽百年文教醲蔚蒸蒸稱盛富庠治舊在西南

郭正德初徙營茲地稱得形勢一時有司相與宣力寢廟森嚴足歆士類景仰歲久繕修弗繼葺宇斯傾庚辰夏郡丞莆陽鄭公以缺署臨部周視學宮建議修葺未幾以還郡行嶺潮周侯適令予邑輒舉而新之惟時工浩役繁議費不給復請益當道又逾年始克鳩工經始于辛巳十一月訖成于壬午春二月朽堅頹葺湫隘爽塏殿廟門廡煥然改觀視昔誠倍之矣夫二公一時人望慨然加意於斯文以故後先相繼不謀而合式成厥功學博蕭君自柳郡之上林擢掌邑庠教事樂觀成典爰命庠彥諸君問記于余余不佞乃敢言曰歷萬世

而不毀者吾夫子之宮墻也何修乎修之云者崇先聖以詔後學意至殷也竊嘗論之國家廣厲學宮恢宏澤泮爲髦雋瞻依顧責專于職牧者是有國之尊王公之貴欲進諸生以聖賢之學不能不假手於人而後濟也若士之修所學也亦由人乎哉致知爲入門踐履爲實地廉耻爲防畛經術爲戶牖仁廣居也禮正位也義大道也其要至簡取諸已而自足其用至博錯諸用而罔不該三代之學學此也其士貴貴此也嘗考其人處則闡性命道德之微言出則建雋偉光明之大業勲成名立大節附焉天下莫能及非誣也彼誠學得其道而用不窮也古今人豈甚相遠哉顧吾志趣何如學術何如耳矧茲又作興教育於其閒者耶多士際聖道大明之時值文教維新之會有不慷慨奮勵以古人自期待求無愧於聖賢之門者非夫也尙相與闢乃門拓乃地植乃防畛新乃戶牖毋曠爾居毋出爾位毋茅塞爾道俾異日者出爲國家用綱常繫以不墜世道賴以維持樹奇殫赤種種不謬於古人則學術事功具舉之矣卽使避謝聲華其人亦足以淑人而範俗庶聖代興學育材之典少裨萬一哉脫或因循苟簡悖棄師說徒以徼利則數仞宮墻自若也始顓孫氏所謂焉能爲有無

者與噫有司不負士士負有司也無乃非諸賢自待意乎無乃非賢侯致望意乎若冰無似因紀學績而輒舉所愧以告人尤冀與同志君子共勗之也願幸毋忽侯諱篤棐號完初潮陽世家學博諱伯鯤號仁山義寧世家若縣尉陳君茂萱吏目王若言則董役甚勤而其功尤著宜書之云

富川尊經閣記

明周祐

春陵周元公倡道東南富接壤實薰其德以故嚮學士至今萃萃起也學宮舊在南郭正德元年督學姚公改剏之今地稱得形勝惟尊經閣未建俟興學者繼也七十年於茲有司往往視爲末務遂

成闕典萬歷甲戌冬興寧李公來牧茲土邑博陳公首以爲言遽慨然任之越歲戊寅政成民樂乃捐費鳩工建閣於明倫堂後五越月工竣巋如也燁如也庠彥王朝嶸甘汝遷毛有德以博命徵記於予予樂觀盛舉不敢以不文辭夫學所以學爲人也人之異於禽獸性而已矣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皆性也盡其性則盡其學矣盡其學則盡人矣六經者聖人闡明性學之書也漢興去聖未遠當時諸儒皆能抱遺經窺大旨匡衡曰六經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使不悖其本性此言非臆也眞見夫性也經也一也欲尊經者尊其德性已耳方今

聖化翔洽傑閣告成正文物一新之會多士振勵之機也尙其顧名思義登閣興懷用胥告戒曰剗除莽蕪區辟沕漭此閣之經始也凡我類無或沮聲色耽貨財以戕賊厥性乎崇墉崛興隆簷博瞰此閣之爽塏也凡我類盍亦脫凡近游高明以廓清厥性乎棟梁榱桷罔不堅良築甃埴罔不工緻黜堊丹雘罔不賁飾此閣之完美也凡我類盍亦談百行萃萬善以閎括厥性乎由是以誠爲基以勤爲幹以虛爲堂以敬爲域以知爲鑰以廉耻爲垣墻以勿忘勿助爲階梯則往無不復經無不明是則建閣者意也凡若茲雖元公尙有光哉雖然此一閣也不爲則闕爲之則成夫學亦在乎爲之而已元公有言曰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不失於令名祐也不敏願共諸君子勗之侯諱元鳳號澄江博諱廷俞號榕溪宜并勒之貞珉

富川張侯新置學田舖碑

汪若冰

曩歲丁未高涼張侯來令余邑甫下車採風問俗慨然以地方利賴爲己任先是邑當廢弛之後焚於亂絲侯昕夕据拮未遑也越三年政平訟理百廢具興如廟學坊表城垣公署橋梁道路煥然一新因撫諸士子而嘆曰士養於庠匪田則養將何藉捐俸餘置腴田租禾二千觔及店房十五間仍

酌約租額以示永守不鳴當道不登循環一切入
出學爲政諸士素信侯德侯此舉尤服侯之能爲
青衿臻實用也於是學博張君偕弟子員等聚族
而謀徵余言勒記貞珉余曰卓哉侯之不近名而
規恢宏遠也國家建學聚鄉邑之秀士於其中豐
其餼廩復其身家鼓舞振作亦云備矣而膏火筆
札與夫婚喪不舉之事費不無待於賢有司有司
者仰宣德意以嘉惠夫士人者也脫或急在聽聞
則動虞掣肘官有置田之名而士不霑黦粒之潤
謂實惠何乃今不問出納於師儒勢莫便焉而施
自溥故曰不近名規恢宏遠也夫上好士而士不
加奮非士也上養士而士不知自養尤非自好也
惟士亦有田程氏曰心如穀種孟子曰人病舍其
田而耘人之田是故秉仁以耕之陳義以耨之禮
陶而樂淑之簡策名言人人類能述獨惜士之乏
體認而忽躬修也富僻處西隅太樸未鑿聞見亦
束欲得明道立教如侯又不數數以故總角受書
詞章耳所謂道德性命未之譚也一朝通籍利達
耳所謂家修廷獻未之籌也高者超悟濶流下者
貿貿而進國家將安所倚藉抑惡用有司之孳孳
厚贍爲也誠思夫道寓諸庸學求在已三代設教
皆以明倫不越視聽言動之間而契身心性情之

理不離子臣弟友之職而修孝悌忠信之行辨義利人已如正經界然惡似是遠敗羣如拔稗莠然務沈潛躬踐履如就穎實然日新月盛勿助勿忘而又互相規勸真不啻布帛粟菽終吾身服嗜而不厭也夫是之謂能自養異日者遭時邁會行其所學上之推誠宣力功在旂常次之奉法循理無忝於治卽不然而韜光斂鉞亦不失敦倫範俗以自立於世斯不負國家建學與有司作人意哉多士愕然曰命之矣然則何以報侯乎余曰固也天地以萬物爲芻狗侯提百里之封覆我百姓亦自明其職耳惡用報且士能自養正所以報侯也不

觀乎耕者乎日出而作入而息三時勤動百穀用成民取什九君取什一然傳稱好義終事必歸之而謂庶人之報稱端在於此彼士之不自食其力者其用報從可知矣雖然計一年者樹穀計百年者樹人至樹實而程量其所爲樹樹者量類視久遠爲巨細茲樹穀以樹人計百年又不遺終歲侯利賴之功何完也卽謂與宮牆相爲不朽可也侯諱文耀廣東電白縣人已卯進士

江東書院記

毛基

予所居湫隘每讀書則機紡之聲盈耳絕不靜思得灑然空曠一字爲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譁

以自放於道德之場以養吾心焉乃度地於江之東江東限以溪山地勢不廣且聚落店肆比比皆是惟於靈山之側四顧環視喬木修竹光風四泛纖塵不染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幅巾逍遙挾冊其間頗爲勝槩遂決意築室焉經之營之將周歲而始克就緒堂之前治一小圃畹蔬蹊果花木雜植中鑿一池其圓如月復疏一溝於其右以泄水使委蛇以達於江而注之海東籬之下有叢菊焉西有隙地種竹數箇望之蒼翠而森秀又有梅數本參立乎前後四時之中物之生意皆無盡藏眞讀書之地也於是合而名之曰江東書院區而別之

唯既退予輒記其大畧以告來者

重修陳侯祠記

范周

今夫生而稟聰明正直歿而顯赫聲濯靈者其爲神乎神之用一本於誠之體是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河嶽無不有神之精氣流行剛大充塞而隨舉一州一郡一鄉一邑莫不有神靈呵護其間非存攝於天地河嶽者大而散見於州郡鄉邑者小也何也神之理一也誠故也賀邑有陳侯祠其來遠矣攷諸誌乘侯生於唐代世居邑之慶江九州城自幼儻不凡有聲鬢序人俱稱爲陳秀才云落落負正氣不偶儕俗歿顯神力禦大災捍大患

禱之立應賀賴以庇蓋侯自宋孝宗乾道中里人立廟血食茲土寧宗慶元二年丙辰始賜廟額繼以郤李陳之寇拯夏秋之旱始拜顯應之封者嘉泰元年辛酉也又以郤廣東叛卒之寇再拜靈祐之封者理宗嘉熙二年戊戌也至淳祐二年壬寅三拜廣惠之封淳祐五年乙巳四拜靈濟之封逮勝國武宗時大盜猝起劫庫賀令曹瓛禱於侯祠旋就殲無一脫者事聞於朝正德十二年賜諭祭文一道春秋專祀以闡懾寇庇民之功嗚呼侯生而聰明正直歿而赫聲濯靈無非至誠之所蘊結自唐而宋而明以迄於我

朝英氣震動熠熠在人心目問千百年有如一日若
夫巨寇望風而膽落枯苗待潤而雲興俾民無瘡
癘物不夭札侯之神皆侯之誠也江東建有行祠
歲久傾圮父老謀所以新之賁其棟桷加諸丹雘
適余謫官昭州之明年來監賀稅因里人之請於
是爲之作記